小腆紀年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十七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譔

庚寅

大清順治七年春正月明永歷四年魯監國五年

乙卯朔明桂王在肇慶府

明監國魯王在舟山

明賜李元胤爵南陽伯元胤固辭不許

王以成棟死難晉元胤車騎將軍封南陽伯元胤力辭不許乃勉受車騎將軍印而章疏多不改元銜攷曰陽秋云賜元胤復姓爲孫而諸書云元胤本姓賈河南人因作假山圖或附會爲之又紀畧載封南陽伯爲戊子十二月朔是時成棟未死亦不應有是封今從陽秋

丁巳我
大清兵克南雄明守將武陟伯閻可義死之攷曰或言可義病卒羅成耀棄韶州走尋伏誅
王師以除夕過梅嶺可義力戰死城陷成耀在韶州聞警潛逃至廣州會閣臣何吾騶齎餉赴肇慶中途爲成耀所劫王密敕李元胤討之元胤數以失守封疆縱卒擄掠之罪即席上斬之

辛酉明桂王出奔南陽伯李元胤留守肇慶
初五日己未聞庾關不守召羣臣問備禦之策且議移蹕西幸羣臣言車駕不宜輕動給事中金堡彭佺爭之尤力
初李成棟疏言廠衛不待干機務馬吉翔深憾之入與元

爵共事未敢發也急欲王西幸嗾夏國祥趣王登舟元爵奏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耶上自西來今日仍歸西元爵留之恐脅人謂臣有異志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曰致堵爵錫前移書瞿式耜稱奉王密敕有東人擁君於掌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朕不復有東土之望云云故元爵云然至今思之猶背負芒刺但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於此須命於此皇上若猶顧念東土臣願留督肇慶與江甯伯杜永和互相堵禦以壯聲援此元爵之職也王手詔元爵留守督理各營軍務時上下崩潰尚書晏清吏科丁時魁擁厚貲者恐被劫掠瞿式耜疏曰粵東水多於山艮騎不能野合自成棟反正始有甯宇賦財繁盛十倍粵西且肇慶去韶千里材官兵士南北相離內可自強外可備敵

強將乘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乃朝聞警而夕登舟將退至何地邪疏再上而王已移德慶抵梧州境矣安定伯馬寶亦拔自流賊中者領兵扈蹕容其踈士大夫多賢之寶陝西人

徐鼒曰吾讀元胤留守何嘉之也議者以其為成棟養子而輕之吾謂勳戚公卿棄故君如脫屣元胤忠於所事臨危不渝人臣之義蓋無闕焉

戊辰我

大清兵復取韶州明總兵吳六奇降攷曰海甯查孝廉伊璜識吳六奇於未遇後從王師征粵官至提督厚報伊璜王士禛文集鈕琇觚賸蒲松齡聊齋志異蔣士銓忠雅堂文集諸記其事謂六奇以乞丐遇

征粵之師途中被執獻策從戎積功至節鉞肅按諸書皆據傳聞言之其實六奇在明時爲五虎亂潮之一與大埔饒平程鄉永歷帝授爲南澳總兵順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六奇與碣石鎮蘇利迎降臺灣外紀行在陽秋言之歷歷安得謂乞丐迎降乎貳臣傳謂六奇豐順人少時乞食各邨習山川險夷王是以總兵降請嚮導大軍招徠旁邑自効蓋乞丐乃少時事查忠相遇實在明回旋附義旅爲村王馳驅後人諱之而托言驛貰於興朝非實錄也附辨於此

明兩廣總督杜永和自海口復入廣州

王師破梅嶺永和倉卒登舟出虎門元胤移檄責之乃復入城

國守

庚辰明黃士俊罷召朱天麟入閣

王之出奔也士俊坐閣中不去王念其老令回籍召天麟入直天麟疏言年來百爾搆爭盡壞實事昔宋高宗航海

猶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陛下當奮然自將使文武諸臣盡擐甲胄臣亦抽峒丁擇土豪募水手經畧嶺北湖南爲六軍倡若徒責票擬以爲主持政本試問今之政本安在乎王不能從但趣令入直而已廣州之再破也士俊與何吾騶楊邦翰李貞吳以連俱薙髮降廣州人爲詩嘲之曰君王若問臣年紀爲道今年方薙頭蓋士俊投降時年八十二也

明監國魯王命李錫祚李錫貢佐阮進守螺頭門

錫祚錫貢岐陽王文忠之裔孫也以勇力聞航海來朝故有是命

明朱成功取潮陽

知縣常望鳳降令洪旭督徵樞餉和平寨不服遣右先鋒楊才攻破之屠戮無遺不數日才暴病死成功以林勇代領其衆

二月甲申朔明桂王駐梧州

王於是三至梧州矣百官請修行臺王難之乃以舟爲宮殿

明命陳邦傅高必正救廣州

廣州固守不下李元胤計誅叛將羅守誠人心益堅

丁亥明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翰林院侍讀劉湘客以罪下獄尋遣戍

時李元胤留守肇慶王命陳邦傅統兵入衛五虎失勢於

是吳貞毓郭之奇萬翱程源輩咸脩舊怨與給事中張孝起李用楫李日煒朱士鯤御史朱統鑰王命來陳光胤彭全等疏論袁彭年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朋黨誤國十大罪王以彭年反正有功特免議餘下錦衣獄大學士嚴起恆請對水殿不得入率諸臣長跪沙際程源立御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二語當萬死聲達慈甯舟中蓋堡駁御史呂爾璵疏中語也（攷日呂爾璵馬吉翔門下士冒入台班金堡駁其疏云云）都督張鳳鳴（攷日一作鳴岡）受密旨欲因是殺堡於古廟中陳刑具用廠衛故事嚴鞫之堡大呼二祖列宗餘皆叩頭哀祈招賍數十萬獄成堡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賍瞿式耜刑疏爭之謂中興之初宜保

元氣勿濫刑詔獄追贓乃熹廟魏忠賢鍛鍊楊左事何可
祖而行之王須敕布四人罪狀式和封還謂法者天下之
公也不可以蜚語飲章橫加考察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
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疏凡七上
不聽
戊戌我
大清兵復取武岡明奉天總督劉承胤監軍御史毛養登死之馬
進忠退保靖州攷曰養登疑即壽登亦作壽數皆野史譌字
己酉我
大清兵攻明廣州
總兵吳文獻以府師守東南門

王師不敢逼張月李建捷出城戰屢有斬獲捷書往來行在以是少安

明惠州總兵黃應杰分巡道李士璉知府林宗京執趙王由棪及郡王十三人以叛降於我

大清

士璉吉安人田仰之中軍也與潮州郝尚久投誠於我、

大清輸情叛督郡餉導

王師入關執趙王由棪及郡王十三人以獻凡江右宗室之寓惠州者盡殺之沒其家

王師遂長驅而進攷曰按世表趙穆王世子由松未襲號無子以惠光王由杜之子慈爍爲嗣萬曆四十五年襲封後無攷由棪其由松由材之異母弟歟

明新興侯焦璉帥師入衛
璉以討刼盜劉成玉帥師東下遂赴梧州初劉成玉者平
樂隸也爲永國公曹志建榷稅官與撫軍魯可藻之旗鼓
趙玉相狼狽可藻丁艱枯舟中成玉利其貲掠之璉怒討
成玉成玉奔志建軍兩軍幾鬭瞿元錫謂志建曰方今天
子蒙塵强敵四逼惟藉羣公固廉藺之交繼桓文之業乃
忘大仇而修細隙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哉志建悟杖殺成
玉事始解然主將讐雖釋而衆軍士益如水火
王師之襲平樂也將士疑爲志建兵殊無鬭志以致於敗
我
大清兵克甯都明監察御史徐伯昌兵部員外郎彭錕死之

金聲桓敗歿

王師徇江西郡縣自揭重熙傅鼎銓余應桂曹大鎬張自盛諸
義師抗拒外嬰城不下者則甯都爲著徐伯昌字子明新
城人崇禎庚午舉於鄉隆武帝授兵部主事遷監察御史
奉命督江西義旅自新城赴廣昌抵甯郡
王師圍之經年不拔城破自經大書於壁曰讀聖賢書但知守
經死不知達權生時庚寅二月十日也先春本父命早委
匿山中復返入之同及於難彭銳字劍伯甯都諸生嘗從
楊廷麟治兵授兵部員外郎廷麟敗以幼子爲屬銳厚撫
之及甯都被圍置酒訣親故曰此城必破我義不辱且我
與楊公事久當死所以不死以楊氏孤也今孤少長我死

必無虐忠臣後者索衣冠燒燭於庭呼妻李氏冠帔出北
面再拜引繩就東西偏各自經死
明總督鳳陽義軍兵部尚書王爍與
大清兵戰敗被執不屈死之
爍奉命總督義軍帥眾連戰潛山太湖間兵敗俘至江甯
不屈死於是皖省義師畧盡矣
三月己未卯刻日赤如血
我
大清兵克永州之龍虎關明總兵向明高姚得仁戰死曹志建
奔灌陽推官唐諲被執不屈死之
諲字亞之武陵人父紹堯忤魏忠賢下獄諲年十四負鑕

請代人稱其孝考授推官隨父任汝南陝西剿寇有功父臨終命誼及其弟誠毀家勤王誠字存之崇禎癸未進士官少詹事助瞿式耜守桂林進文淵閣大學士督五省義師與何騰蛟相犄角湘潭破奔肇慶誼留楚奉母保龍虎關與粵中相應我鎮帥馬蛟麟襲之全家被執脅誼作書招誠誼大罵見殺蛟麟乃執其母入粵誠號泣上印殺自囚賊母蛟麟禮而釋之或爲之於

初誠作詩謝之曰無如世相韓此義不忍絕遂隱秦人山以終

次弟訪字朋之以桂林籍中崇禎壬午鄉試第一式耜薦授翰林院庶吉士掌制出亦奉命入楚聯絡各鎮知不可爲乃痛哭祝髮稱食苦行倘

致山本 沅湘耆舊集

夏四月明考選朝官

詔行考選而與選者多不協人望朱士烑補吏科給事中蕭雲驤補御史潘駿觀補職方主事雲驤謝恩時伏地不能起殞於御舟駿觀無朝冠以便服行禮奪職

我

大清兵入郴州明巡撫黃順祖總兵林國瑞戰死

明嚴起恒罷召王化澄入閣

吳貞毓等十四人之合疏糾五虎也將寘之死以起恒數爲丁時魁金堡所指摘意必乘機下石而起恒顧力救之因大惡起恒合詞請召王化澄入閣給事中雷得復劾起恒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王不悅奪得復官起恒力求罷斥

王挽留至再不得放舟竟去

明朱成功攻揭陽之新埠寨降之

成功以施郎爲左先鋒鎭弟顯貴爲右先鋒鎭黃廷爲援剿右鎭王秀奇戎旗鎭甘煇親丁鎭是月復至揭陽攻新埠寨寨長乞輸餉許之尋詔安人萬禮有衆數千因施郎以降（攷曰萬禮卽張要辨見後）

五月明鄖國公高必正興平侯黨守素南陽伯李元胤朝於梧州詔嚴起恆入閣

時興國公李赤心已死兵權歸必正守素二人以兵五千入衞於五月十三日抵梧朝臣郊迎四十里牛酒犒師必正大悅貞毓欲藉以傾起恆爲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

嚴起恒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語即決矣庶吉士錢秉鐙起恒門生也時在坐笑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嚴公翻力救五虎此長者柰何以爲奸必正大悟次日對水殿吉起恒盧公可任金堡等處分過當請手敕追還起恒入閣越二日元胤自肇慶來慈甯王太后垂簾王東向召三帥同對元胤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有罪不處分於端州必俟到此地是以臣與堡等爲黨也向以封疆事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王慰勉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爲以處四臣之故賜臣敕書令臣安心辦事乎太后遽曰卿莫認堡等爲奸人卿如此忠義他御謗卿謀反元胤曰謗臣謀反有本乎面

奏乎抑傳言乎王不能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是也但
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勝於堡等之事
太后曰只須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乃不敢對已復
面質王化澄徇私置黨化澄窘甚申訴不能成語王爲解
之
明改戍金堡於清浪衛
王召對廷臣忽曰金堡畢竟是君子是小人再問無對者
明日錢秉鐙疏言臣昨侍班次惡堡者皆在列而皇上再
問無對者則天良難滅堡之不爲小人可知堡受刑最重
左腿已折相隨一僕復墮水死今遠戍金齒以孑然殘廢
之身蹣跚於荒郊絕域之外去必不到到亦必死雖名生

之實殺之也乞量改近邉乃改凊浪衛高必正賜侈百金爲藥資不受馬寶自德慶來親爲洗創堡竟不死爲僧二十餘年而終

徐鼒曰堡蹇蹇自命循資格拘小數償事有餘救時無濟仁傑昌宗云云出語不倫尤失人臣之禮孔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其堡之謂歟

明詔中書科非軍國大事本章不許封進

科臣張孝起李用楫與御史廖永亨互訐太后語王傳諭中書科科道本章不許封進王曰是絕言路也軍國大事許非時進其餘不許擅封

明陳邦傳襲高必正營必正西走

必正朝回邦傳嗔其不附已潛遣兵襲其老營必正請援於桂林瞿式耜命滇營總兵劉崇貴駐柳慶遥爲聲援王聞之敕邦傳諭以和好

明馬寶襲清遠以救廣州不克

時清遠參將鄺文龍東莞總兵張道瀛參將張善南雄副將覃養志等俱降

明以兵部左侍郎萬翺掌部事起復督可藻爲兵部侍郎

明晉封焦璉宣國公胡一青衞國公曹志建保國公

萬翺久爲五虎所抑可藻亦以瞿式耜疏劾失職五虎敗翺掌中樞可藻以附吳貞毓升樞貳思結援於諸勳然有是命時諸帥喪師失地朝廷不能問惟寛假之而已

明封廣州總督杜永和等爲侯

廣州東南二面距珠江惟西城爲山麓永和樹木城壘石守之濬三濠通海潮泥淖不能攻

王師長圍困之暑雨蒸溽弓弦解膠幾欲退師而尚必正兵已西走陳邦傅馬寶戰敗李元胤駐兵三水觀望不敢前圖僉忠萬翱曾可藻一籌莫展惟請晉封諸將以慰勞之

六月明文安之朝於梧州命入閣辦事

時嚴起恆爲首輔王化澄朱天麟次之安之至起恆讓爲首輔

明朱成功討蘇利於碣石衞不克旋師圍潮州

蘇利饒平人流落海豐爲盜嘗與碣石衞民搆釁民乞援

於同安之號大目公蘇秦者秦擊利敗之遂入碣石利依
秦爲裨將戰輒勝秦以其同姓益重之秦偶疾利刺秦自
代明末五虎亂潮之一也懼爲成功所併投誠於我
大清爲左都督而陰持兩端不薙髮成功率舟師討之風逆失
利反師圍潮州陳斌燒斷廣濟橋晝夜攻擊郝尚久死守
不下乞救於漳州總兵王邦俊
我
大清兵復取雲霄詔安進攻盤陀嶺明朱成功部將柯宸樞死
之
王邦俊聞潮州圍急統大隊至長橋守羅山嶺之黃廷洪
敗棄城走而宸樞據險扼守

王師不能進邦傚以騎兵往來誘敵而令副將王之剛自盤龍
小路度嶺游擊張勝由杜潯過雲霄宸樞分兵逆戰礮矢
盡全軍皆沒宸樞晉江人隆武帝授以參軍督軍出關屢
有奇謀成功聞其死大痛曰吾不恨失浦詔恨亡宸樞耳
遂解圍軍於潮陽
明朱成功部將甘煇擊斬叛將黃亮采
亮采見雲詔之失與其黨陳拔五李英等叛攻行營煇擊
斬之軍乃定
秋八月中秋節明從臣朝賀於水殿
自春至秋嚴起恒王化澄隨駕逍遙河上民間爲之謠曰
漢宮秋也昭陽愁也蓋起恒字秋冶化澄字昭陽也中秋

節御舟泊梧州之繫龍洲王與三宮置酒簫鼓起恆手書水殿二字爲扁額灑纓唱和中宵不樂而罷以聞清遠惠莞敗報也

徐鼒曰特書何吾無譏乎爾傷之也

明朱成功襲殺鄭聯取厦門遂取金門

厦門金門兩島爲鄭彩鄭聯所據芝鵬說成功取之成功曰取之不得反結爲仇芝莞曰建國遠行惟聯在厦此其時也施琅曰聯嗜酒無謀藩主以四巨艦揚帆回師寄泊鼓浪嶼彼見船少必無猜疑餘船假爲商賈分駐旁港登岸拜謁相機而動此呂蒙賺荊州之計也成功曰吾欲善取之庶免殺兄之名芝莞曰恐其部卒生心殺之爲是不

見唐太宗之於建成元吉乎成功乃率甘煇施琅洪政杜煇精兵五百船四隻於中秋夜泊舟鼓浪嶼聯方醉臥萬石巖巖踞城東數里鑿石成洞聯所造也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櫛髮出迎成功笑曰師屢敗兄能以一軍相假乎聯未及答諸執銳者突前挽其舟聯唯唯惟命成功麾軍過聯船聯將士讋伏莫敢動遨聯飲於虎坑巖投壺角勝聯歸途至半山塘伏起刺殺之成功勒兵入城佯搥胸大哭曰誰殺吾兄令兵守聯與彩宅門飭無令不許擅入斬其用事者章雲飛於是聯部將陳俸藍衍吳豪等咸歸焉彩之將楊朝棟王勝楊權蔡新等聞聯死亦率全隊舟師降舊將藍登亦來歸乃遣洪政持書折矢招彩初彩之出

師也戒聯曰國姓帆船來往宜備之聯曰少年乳臭何足介意旣聞聯死嘆曰所託非人吾之咎也彩旣敗於沙埕乞援舟山不獲無所歸而政適至因嘆曰吾年老諸子弟能繼志者大木耳吾願全軍解付令弟斌偕政復命成功遂兼有兩島威震海上

九月我

大清兵克灌陽明知縣李遇昇死之曹志建奔恭城

先是龍虎關之敗志建兵潰入恭城陽浰聲言將至桂林焦璉諸營兵洶洶瞿式耜發犒金五千兩命兵科吳其靁往撫之而

王師亦退駐衡州事少定至是再失利志建奔恭城馬進忠亦

退於瓜里走入武岡山中桂林大震

我

天清兵復取全州明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入於桂林

于元燁督兵桂林有女許聘王永祚子矣印選爲其子强

委禽焉又與胡一青爭總統大關一青出守榕江從事獨

勞而印選居城内老營擁姬妾自娛諸帥心不平焦璉兵

在安樂猝呼之不能至

王師破全州長驅入嚴關諸帥託分餉入桂林榕江遂成空壁

故莫有堵禦者

孫可望出雲南東襲貴州明總兵皮熊走清浪衞追執之

可望自稱秦王之後諸軍悉曰行營設護衞曰舊前官自

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則曰啓稱李定國劉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曰國主皮熊畏其逼也遣官李之華通好請盟可望致書曰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廣守則可以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乃兵出之途皆無救災卹鄰之念以爲假道長發之舉若滇若黔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綢繆糧糗惟欲與行在通聲息君祇以一盟了事爲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望於君子矣熊得書益懼避湄潭衞追執之奪其兵既而釋之

孫可望入貴州執明僉都御史巡撫郭承汾次平越執威清道貴應運皆不屈既殺兵[illegible]某[illegible]某皆死之

貴州院司道官會請可望之前軍都督白文選入行可望
因下教安定之令所屬文武呈繳濫劄文職之監軍督餉
部卿僉憲武職之總制參遊名銜名概行裁革無敢抗拒
者惟承汾應運總兵姚某劉某等六人詣賊求死可望怒
曰爾願死不與爾艮死縛六人於地驅劣馬數十蹴踏之
籍其家陳尸四門以徇不順已者姚劉諸人姓名鄉貫不
奇詳惟承汾應運爲最著承汾字戀袞晉江人崇禎癸未
進士由淮安府推官入爲浙江道御史隆武帝命以原官
巡按貴州與定番侯皮熊總兵范鑛協力勦撫福京亡尋
中命未下熊爌疏留之晉太僕卿兼僉都巡撫可望之納
款也令李定國會盟於龍里可望入貴州承汾貽書責之

謂牛耳之血未乾北門之師夜至君父可欺天地神明不可昧也可望兵劫之遂與應運等先後被執應運字際飛福建歸化人邑令楊鼎甲奇其才拔爲童子試第一隆武二年鼎甲已易名鼎和官雲貴部院朝於福州怪應運久滯經生題爲監紀推官攜之入滇委管貴陽府刑務永歷改元思州苗叛鼎和謂應運曰不遇盤錯何知利刃子努力爲之授應運思州司理兼監軍僉事甫抵任而平越所屬黃平諸苗交叛應運由思州率兵抵黃平苗解圍去承汾時爲巡按以平苗功題應運平越知府加參議銜既復令攝威清道事以備可望應運置家口於平越而輕騎赴安順偵川將王祥兵潰掠食遵義居民詣滇求救撫按議

遣官撫之莫如應運才可望聞應運遠出選李定國襲宋
順據之應運歸途聞報徑詣定國說之曰將軍有事於安
順何不尺一相報乃驟動貴部邪定國曰將出兵從此武
夫本色勿怪也應運曰恨安順陋陋耳若可屯駐車騎何
不啓聞天子請此彈丸爲牧地天子方懸爵賞以網羅英
雄未有不許將軍者應運便當解職以鎖鑰相付矣定國
色益和遜曰正欲與貴道商之應運知其心動又難之曰
宿聞將軍神勇敵萬人又所部精銳一當百乃前此所據
地旋得旋失何邪定國曰兵家得失無恒不足論也應運
曰不然當是名義不正人人得睥睨之耳若藉三百年天
子之名號加以將軍之神威統率罷虎掃蕩不庭而聞風

義從者又絡繹交助天下誰敵將軍者他日分茅胙土傳之奕世中山開平不足比也今將軍舍萬世不朽之功業而不王不霸傳舍州郡非良圖也定國欣然曰貴道言是即當與平東謀之應運曰平東在滇遠未可期應運嘗檄盤敦與將軍定約耳定國許之乃歃血誓扶明室無二心可望聞之不善也偵知應運赴平越遣馮雙禮毀而執之執送貴陽厲聲詰曰爾以茅土許安西便當以九五尊我何爲不舞蹈乎應運曰平東誤矣平東不肯貳獻天子求冊封乎同僚耳何拜爲可望曰吾據滇黔帝制有餘於冊封何有應運曰如是則平東叛天子即亂賊矣王臣豈拜亂賊乎承洽亦笑曰頭可斷膝不可屈也可望怒同下之

貴陽獄可望猶借應運才使護衛再三諭降應運語益厲
乃同遇害時庚寅九月也定國聞二人死心怨之自是不
受可望節制矣平虜將軍許盡忠目擊而嘆曰猢八戲猻
逢人即噬何分賢愚吾兩假犬猻何益賂張護衛使說可
望曰大王將建大業四門宜祓除不祥陳尸橫衢非禮也
曷瘞之乃於貴陽南郊之毛家菴側列葬六棺葬畢盡忠
潛入頂耙苗洞不復出辛丑之春應運子培鼎扶櫬歸葬
盡忠見盡忠率卒屯田自食其力猶服舊時衣冠云攷口參陳著煜紀略李世熊寒支集
臣鼒曰紀年於明季東南士大夫之殉義者若浙若閩能
詳哉言之外此或佚之不能言言之不能詳盡黃宗羲毛

奇齡全祖望李世熊之徒皆
國初碩學見聞親切紀述足傳而窮鄉僻壤之文獻無徵者歸
於泯沒良足悲矣

孫可望遣其將王自奇劉文秀白文選分道取四川
可望聞袁韜武大定之殺楊展也始有圖蜀心上書爲展
訟寃使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文秀文選取遵義

明綦江伯王祥與劉文秀戰於烏江敗績死之遵義陷
祥戰於烏江不勝自刎死文秀降其衆盡收遵義地初獻
賊入蜀畏祥不敢窺遵義前後拒守凡八年

劉文秀攻建昌衛明在籍前長沙知縣高明死之
文秀遣別將盧名臣取重慶而已引兵渡金沙江攻建昌

明集士民拒於焦家屯兵敗自焚死

劉文秀陷明越巂衛

寇攻城指揮王自敏妻周氏知不免謂所親唐氏曰等死耳他日恐其遲也遂挽唐氏闔室自焚死同時王氏俞氏宋氏唐氏俱焚火死皆受聘於人而未嫁者

劉文秀陷黎州明士千戶馬亭李華宇等死之

亭華宇及楊起泰等之佐馬京破賊龍觀川也沈黎不被寇者數年京卒亭襲爲千戶文秀至竭力拒守被執不屈死華宇苦戰賊擒而冎之年八十四矣指揮丁應選亦以年老歿於陣同時起兵之姜黃李奈蔡包張七姓子弟頭人俱戰死無一降者

劉文秀陷榮經明知縣黃儒死之

儒福建舉人城陷巷戰被獲磔死

劉文秀陷明雅州

曹勛初敗賊於雅州與楊展爲聲援展死而劉道貞以病卒范文光痛楊展之死入山不視事勛勢益孤文秀突至出勛不意取之

劉文秀屯兵洪雅之天生城明義民余飛戰死

城在洪雅花溪口賊踞之飛率騎被圍力殺十數人死

明監國魯王命周瑞周鶴芝分屯溫州之三盤

監國以舟山孤立命瑞鶴芝以樓船三百艘屯溫之三盤爲犄角亡何瑞與鶴芝有隙監國命武陵人胡明中往解

之至則構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鵠芝亦結於阮進彩之爲成功所窘也乞援於舟山鵠芝既怨瑞而名振亦欲結好成功反擊破彩衆彩遂歸成功後終於厦門

我

大清兵克四明山寨明督兵部右侍郎王翊以其衆入海御史馮京第爲叛將王昇所殺

王師將攻舟山惡翊中梗謀曰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山軍帳三十里遊騎四出搜剔伏藏翊累戰不能抗避之入海京第以病不能行居灌頂山中爲降將王昇所殺京第字躋中慈谿諸生也 攷曰航海遺聞謂京第爲庚辰進士按題名碑是科無京第名浙江通志亦不載全祖望

謂其與華夏王家勤諸公同為過情之舉則諸生無疑

我

大清兵克大皎山寨明魯御史張夢錫死之

夢錫字雲生鄞縣六狂生之一也董志甯華夏之徒皆文弱士司書檄奔走聯絡夢錫則於弓矢戈矛皆習之翻城之獄既幸免誓守山寨大皎之軍與平岡之軍相望故諸營呼煌言為大張軍夢錫為小張軍

王師既克四明山寨大張軍航海入衛獨小張軍五百人相守不去

王師合圍夢錫挾長矛出鬭夷傷畧相等力盡死五百人從之死呼之降無一應者有三人突圍出翌日大皎之南麓有

負蔓錫屍以葬者卽此三人也

臣鼒曰孟子云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諸生草莽之臣未受一命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乎而欲奮博浪之椎齧睢陽之劍以至赤族湛身而不悔其忠義可以激頑懦而不得謂非過情之舉也然則紀年何以錄之明之亡也臺省大僚封疆專閫視宗社如傳舍奉君父如弈棊至有平居高談名節自附淸流蒙面事仇甘心唾罵而窮山絕谷布衣韋帶之士乃或裹糧跰踵流涕書檄此其志氣嶔嶠乎與日月爭光論者謂土崩瓦解之秋支撐一隅海濱蠻島浪楫風帆保其冠裳數十載則皆諸義士之風聲所激而起者豈不諒哉鄞縣前有六狂生後有五君子五君

子者死於翻城之獄六狂生則董志甯以舟山破死陸宇𤇜以應海上軍死張夢錫以大皎寨破死華夏王家勤亦五君子之二也同時死惟毛聚奎以亡命老死牖下所著有吞月子集多不傳惟與人皁人丐人傳爲稗官家所錄焉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嚴起恆疏請修省

蘇利陷惠來明朱成功部將盧爵知縣汪匯死之

利偵知成功回廈門攻破惠來爵戰死匯自刎死

明朱成功取銅山南澳閩安諸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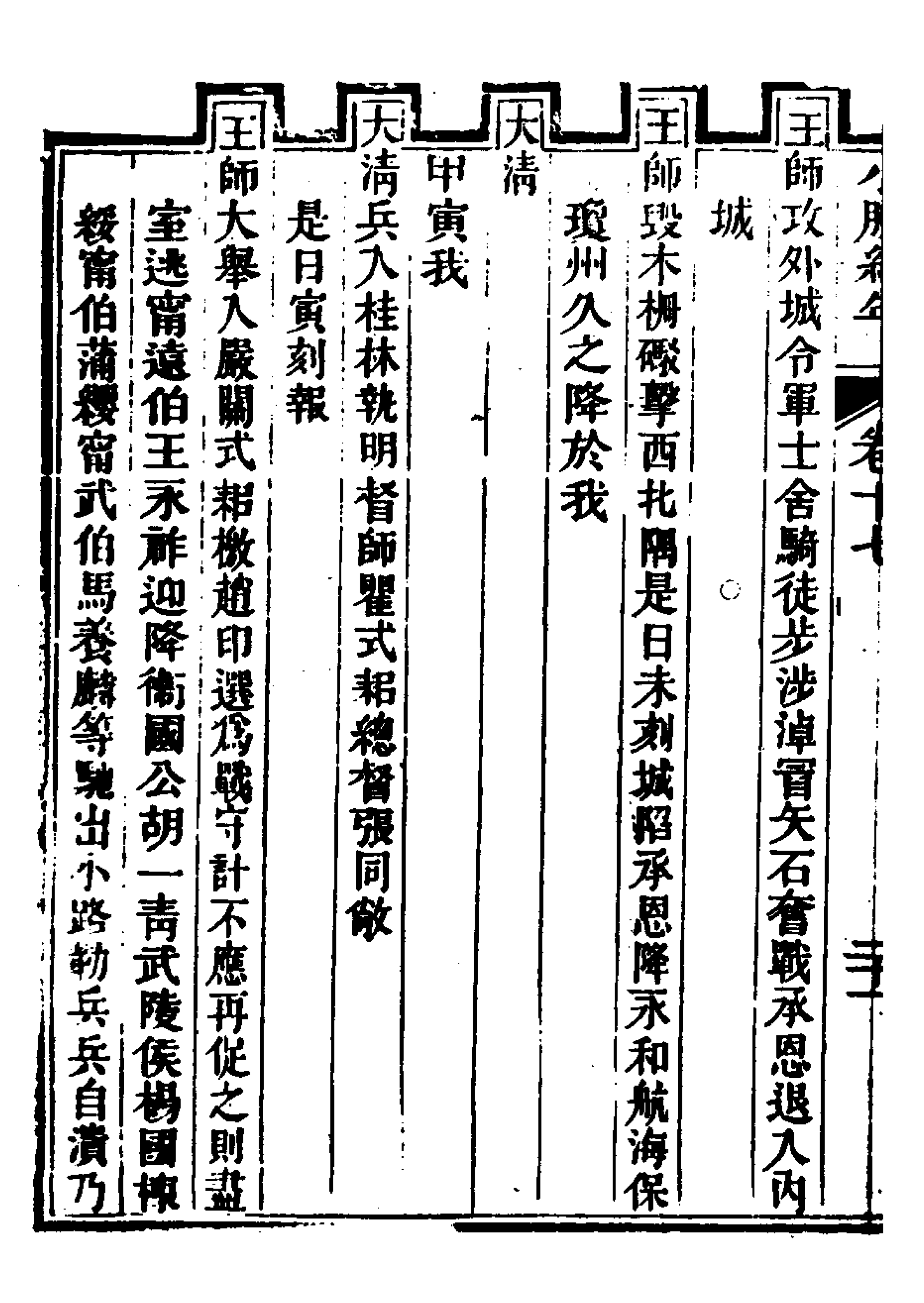
成功命洪政招安諸島悉聽約束乃分其軍爲五而自爲

中軍（攷曰臺灣外記謂以林察爲左軍周瑞爲右軍張名振爲前軍周鶴芝爲後軍是時舟山未亡名振鶴芝之無由歸成功當是名振與成功相約結因遙授是號耳志之俟攷）以舉人馮澄世潘庚鍾紀舉國（攷曰三人皆泉州人庚鍾舉國壬午舉人澄世隆武舉人）林俞卿林奇昌（攷曰俞卿同安人奇昌漳州人皆隆武舉人）恩貢諸葛倬諸生蔡鳴雷（攷曰皆晉江人）爲參謀以圖進取

十一月辛亥我

大清兵克廣州明杜永和走瓊州

十月初十日庚寅爲永歷帝誕辰永和率文武朝賀於五層樓守西門外城主將范承恩在焉承恩舊爲淮安府皁役目不識丁衆號爲草包永和於班中呼之以是大恨潛通於我平南靖南二王戊申



王師攻外城令軍士舍騎徒步涉淖冒矢石奮戰承恩退入內

城

王師毀木柵礮擊西北隅是日未刻城陷承恩降永和航海保

瓊州久之降於我

大清

甲寅我

大清兵入桂林執明督師瞿式耜總督張同敞

是日寅刻報

王師大舉入嚴關式耜檄趙印選爲戰守計不應再促之則盡

室逃甯遠伯王永祚迎降衛國公胡一青武陵侯楊國棟

綏甯伯蒲纓甯武伯馬養麟等皆出小路勒兵兵自潰乃

皆迷式耜危坐府中總兵戚良勳操二騎至跪而請曰公爲元老係國安危身出危城徜可號召諸勳再圖恢復式耜曰四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爲大臣不能禦敵以至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乎人誰不死但願死得明白耳家人泣請曰次公子從海上來一二日卽至乞忍死須臾一面訣也蓋式耜次子元錥間關入粤時已至永安州矣式耜揮家人出曰毋亂我心我重負天子尙念及兒女邪俄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入見曰事急矣將柰何曰封疆之臣將焉往子無留守責曷去諸同敞曰死則俱死耳乃呼酒對飲四顧茫然惟一老兵不去命呼中軍徐高至以敕印付之曰完歸皇上勿爲敵人所得也是夜雨

不止城中寂無聲兩人張燈相向黎明有數騎腰刀挾弓矢入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偕之出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踞地坐舉手曰誰爲瞿閣部先生式耜曰我是也顧曰坐式耜曰我不慣地坐城陷求一死耳有德曰甲申之變

大清國爲明復仇葬祭成禮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吾斷不殺忠臣閣部毋自苦吾掌兵馬閣部掌糧餉一如前朝事何如式耜曰我明之大臣豈與汝供職邪有德曰我先聖後裔勢會所迫以至今日閣部何太執同敞厲聲曰汝不過毛文龍家提溺器奴耳毋辱先聖有德怒自起批其頰叱左右刀杖交下式耜叱之曰此宮詹張司馬國之大臣死

則同死耳不得無禮有德遂命還其衣冠因曰某年二十
起兵海上南面稱孤投誠後擁旄節爵名王公今日降明
日亦然矣語曰識時務者爲俊傑
淸自甲申入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至縣縣破至州州亡天
時人事蓋可知矣公守一城扞天下屢挫强兵能已見於
天下不轉禍爲福建立非常空以身膏原野誰復知之式
耜曰汝爲丈夫旣不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稱孤
爲人鷹犬倘得以俊傑時務欺天下男子邪昔少康光武
恢復中興天時人事未可知也本閣部受累朝大德位三
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掃清中原今大志不就自痛負
國刀鋸鼎鑊百死莫贖尙何言邪有德知不可屈館兩人

於別所供帳飲食如上賓有臬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爀皆
式耜里人說以百端不應勸以薙髮爲僧亦不應曰爲僧
者薙髮之漸也兩人日賦詩唱和歿日詩名浩氣吟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聞
警諸將棄城去城亡與亡余誓必死別山張司馬自東江
來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
別山司馬從而和之其一曰藉草爲茵枕凷軀更長寂寂
夜如年蘇卿絳節惟思漢信國丹心只告天九死如飴還
惜苦三生有石只隨緣殘燈一室羣魔繞寧識孤臣夢坦
然其二曰已拚薄命付危顛生死關頭豈待商二祖江山
人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羞將顏面尋吾主剩取忠魂落
異鄉不有江陵真鐵漢腐儒誰爲剖心腸其三曰正襟危
坐待天光兩鬢依然勁似霜嚴仰須臾階下鬼何愁慷慨
殿中狂須知傍辱神無變旋與衣冠誥益莊莫笑老夫輕
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其四曰年年兼賦養邊臣曾見登
陴有一人上爵滿門皆紫綬荒郊無處不青燐僅存皮骨
民堪提樂　妻孥國已貧試問怡堂今在否孤存留守自
捐身其五曰邊臣死節亦尋常漠死猶銜負罪傷拚未竟
成千古業留將京邸失一隅臨終名此日知難免厲鬼他年
詎敢忘幸有顛毛留旦夕魂兮早赴祖宗旁其六曰拘幽

士寧豈偷生求死無門慮轉清勸勉煩君多苦語癡愚嘆我太無情高歌每羨騎箕句灑淚偏爲滴雨聲四大久拚同泡影英雄到底護皇明其七日嚴霜數莖[illegible]臣心坐百神州已陸沈天命豈同人事改孫謀爭及祖功深二陵風雨時來繞歷代衣冠何處尋衰病餘生刀俎寄還城知[illegible]倘辭森其入日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運千年彈指去綱常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頻魔力何事佇因學楚囚了卻人間生死事黃冠莫擬故鄉遊同敞詩自序云被刑一月餘兩臂俱折忽於此日右臂復能微動左臂不可動矣歷三日書得三詩右臂復痛不可忍此其爲絕筆乎敬煩留守師寄雪公道公兩師如別山之左右手也未署明桂國少師兵部尚書前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陵文忠公嫡孫同敞因中草詩曰一日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誰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破碎山河休葬骨顧連君父未舒眉魂兮懶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同時抗節者靖江王亨歅棄城走其世子某及長史李某自縊於宮中又鄰縣余鯤起初與主事李甲春起兵復賓慶會何騰蛟下長沙騰蛟死重趼至桂林城破入野寺絕粒死棄官爲僧者

方以智金堡而外有嚴煒錢秉鐙陳純來焉煒秉鐙事詳秉鐙所知錄陳純來者字孝標奉化人以監生赴桂林官工部主事監造興陵嘗奉詔誅佟養甲城破或勸之走曰吾守陵寢以待吾君之還死且未敢況行乎爲浮屠裝居陵下以終

臣鼒曰所知錄云湖州山中有松仙者授式耜錦囊數封論臨危始發擒靖江用焦璉守桂林皆錦囊中策末一封則標曰庚寅元旦發中有扶公榮歸四字秉鈺視見之非妄語也歟果不可逃哉

己未明桂王出奔陳邦傅叛王走南甯攷曰紀畧載王於乙卯日出奔所知錄云初十日始發梧州始安事畧亦云初十日聞報移蹕說皆不安粵事紀載十月初七日辛巳出奔後當日情事既不合且

十月初七日亦非辛巳謬誤已極

報至梧州倉卒幸潯初邦傅欲留王以自重不果懐異志而未發也聞廣州破飛帆先歸謀劫駕王舟銜雨而過不及發乃劫百官輜重之舟在後者部郎潘駿觀董英許玉鳳墮水死内閣王化澄吏部尚書晏清走北流入容縣港巖起恒馬吉翔李元胤追扈及於南甯百官稍集飢凍無人色乃括行橐並吉翔所獻四千金散給之

明趙印選胡一青之師駐寧州攷曰亦作濱州

十二月明閏十一月丙申明督師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江廣總督兵部尚書張同敞猶在桂林論降不屈死之

兩人在桂林四十日求死不獲式耜謂同敞曰偷生未決

爲蘇武邪李陵邪人其謂我何乃草檄諭焦璉曰城中滿兵無幾若勁旅直入孔有德之頭可立致也有降臣浙人魏元翼者曾任桂平督糧道以貪墨爲兩人所劾布遷卒獲其檄獻之有德十七日丙申數騎至繫所式耜曰乞少緩待我完絕命詞援筆書曰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肅衣冠南向拜訖步出門遇同敞曰吾兩人多活四十一日今得死所矣同敞手出白網巾於懷曰服此以見先帝行至獨秀岩式耜曰吾生平愛山水願死於此遂同遇害同敞屍不仆首墜地躍而前者三頃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聲亦三有德股栗觀者靡不泣下同死者旗鼓陳希賢錦衣

衛楊芳齡家人陳祥先齎印之徐高被獲於陽湖山中亦同死焉金堡時已爲僧名性因上書有德曰山僧梧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職無狀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戍淸浪以路道之梗養痾招提皈命三寶四閱月於茲矣車騎至桂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者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於左右者故總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爲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於王即山僧亦豈有所私痛惜於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惑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

宗之於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於元御史大夫福壽既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又曲法以赦其子盛德美名於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與聖人禮教共植彝倫者邪山僧嘗私論之衰世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職之勳哉王既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公殮殮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子益可矜哀並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舉王且播於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豈可視忠義之士

如盜賊寇仇然必滅其宗狠藉其支體而後快邪夫殺兩
公於生者王所以自爲功也禮兩公於死者天下萬世所
共以王爲德也山僧以生死之交情不忍默然於我佛冤
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一
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跛不能履敢遣侍者以書獻敬候斧
鉞惟王圖之書上未報而吳江義士楊藝字碩甫者服衰
絰懸楮錢肩背間叩軍門號哭請殮故主屍有德嘆曰有
客若此不愧忠良矣許之藝撫屍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
殮公乎忽張目左右覩藝撫之曰次子來見邪長公失所
邪曰猶覩門下士御史姚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
幸南甯師徒雲集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淺葬兩人

於風洞山之麓端與陽羨清凝上人廬墓不去先是式耜知桂林不守遣其孫中書舍人昌文詣梧州陳狀辭世襲爵王授昌文翰林院簡討賜式耜黃鉞龍旌節制公侯伯大小文武甫撰敕文而東西省垣齊陷昌文走山中叛將王陳策挾之至梧州大學士方以智時爲僧於大雄寺言於我鎮將馬蛟麟曰瞿閣部精忠今古無兩其長孫來汝以德殺之義聲重於天下蛟麟厚遇之魏元翼恨不已搆昌文於有德將甘心焉一日聞鐵索鏗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吳語曰汝不忠不孝乃欲殺我孫邪七竅流血死有德嘗以事遣一卒禱於城隍恍惚見同敞南面坐有德聞而大駭爲雙忠神位祀之因厚資昌文還式耜柩

而改葬之清凝上人亦遷同歛柩與夫人合葬焉攷曰東明聞見錄庚寅始安事略寒支集所載皆同詳載之以見忠義之感神人也

徐鼒曰紀年於左懋第袁繼咸黃道周瞿式耜之死皆曰猶在何士有一時血氣之激蹈死不悔遲之久而畏葸之心生遲之久而富貴功名之念動蓋無直養無害之氣義襲而取之一時金蝕而渝石磨而泐理勢然也文山之言曰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數君子者庶幾聖賢知命之學哉

明大學士王化澄戶部尚書董天閎俱降於我
大清

明擢兵科給事中張孝起為副都御史巡撫南甯

孝起原名起吳江人舉於鄉爲廉州推官舉兵謀恢復兵敗被獲妻妾投海死遂籍軍中李成棟歸明孝起得脫去王以爲吏科給事中孤峻不與流俗伍王幸梧州五虎失勢辭職乃以孝起掌印高必正爲劉湘客鄉人疾孝起之排湘客黨也怒詈於朝王爲解之始已王再幸南甯趙臺避陳邦傅之逼逃入土司乃擢孝起爲巡撫兼巡撫高廉雷瓊四府城破走入龍門島被執不食七日死

明高必正李來亨之衆走川東

高李之衆久竄賓橫南甯間食且盡畏

王師之逼率衆渡瀘自黎州出掠寧眉分據川湖開耕田自給川中舊將王光興譚宏等雨之衆猶數十萬來亨赤心義

子也赤心死推必正爲主必正死而來亨代之焉

明封孫可望爲冀王猶不受

王師已逼乃遣編修劉茝封可望爲冀王至平越不得入楊畏知言於可望曰秦冀等耳假何如眞不聽李定國請令畏知終其事故畏知得至南甯攷曰明史稾以爲是年十一月事與諸書同紀畧以爲明年三月事

明朱成功率舟師南下援粵東

時奉粵中詔命成功率舟師從虎門入成功乃以黃大振攷曰卽前擄黃斌卿於王朝先者爲援勦前鎭守海壇撥水師阮引何德陸師藍登屬鄭芝鵬守廈門自率諸鎭南下勤王至潮陽而施郎與陳斌不睦因止不進有首黃海如通於我定南

王孔有德者成功遣林習山襲殺之宥其餘黨分配各鎮

辛卯我

大清順治八年春正月己酉朔明永歷四年十二月朔自二月以後爲明永歷五年魯監國六年

明永歷三年大統歷於庚寅十一月置閏而我

大清則於辛卯閏二月也時兩廣州郡內附我道府州縣官抵任者皆以是日爲辛卯元旦行拜賀禮而鄉鎮居民未奉

大清時憲書仍永歷舊歷則以是年二月乙卯朔日爲元旦守除拜歲有鄉城之別焉攷曰釋史勘本及粵事記言之甚詳而黃宗羲行朝錄則言永歷是日升殿受朝賀十日祀太廟者宗羲什於魯而未仕於粵故紀粵事多舛也

明命大學士文安之總督川湖諸路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

事進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黨守素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及譚宏譚詣譚文等爵爲公侯攷曰十六營姓名可攷者十四人與初降時亦殊異蓋子弟部將之代領衆者也體仁亦作體純非二人也

王師日逼雲南又爲孫可望所據安之念川中諸鎮兵頗强欲結之共獎王室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王從之加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總督川湖諸路軍務進王光興等十六營爵皆公侯命齎敕行孫可望聞而惡之遣兵邀於都勻奪諸將敕印留數月安之乘間走貴州將謁王於安隆可望坐以罪戍之畢節衛可望之謀僭號也以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不爲用走川東依劉體仁以居焉

二月己卯朔明永曆五年正月朔明桂王在南甯

正月後警報少息舊臣有間道奔赴行在者文武兩班位列楚楚王以國家多難免朝賀

明監國魯王在舟山

閏二月明二月乙卯明魯張名振殺平西伯王朝先

初黃斌卿之破也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振鄭彩之敗名振與阮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合願不虞名振之見襲也散遣士卒於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數十人而死其部將張濟明跳城奪哨船投誠於我

大清願充先鋒定海氛於是舟山虛實盡洩我總督陳錦決計

大舉焉

臣鼒曰蜀事之壞壞於李乾德之殺楊展舟山之壞壞於

張名振之殺王朝先所謂與人鬬而自斷其右臂者殆天
奪之魄歟
明監國魯王設醮於舟山
我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於日者謂監國
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禳之兵部郎中朱養時上疏
爭曰如此舉動貽笑敵人
徐孚曰何以書譏也君無楚昭王臣無晏平仲吾於黃皓
巫鬼何責焉傳曰國將亡聽於神是之謂與
癸亥我
大清兵取明梧州
癸酉我

大清兵取明柳州

明朱成功師次平海衛我

大清兵襲破厦門守將鄭芝莞遁前東閣大學士曾櫻死之

成功舟師至白沙湖遇風收入鹽洲港尋至天星所敗我惠州援兵攻其城下之進次平海衛慮厦門單弱屬鄭鴻逵回師助芝莞固守未至而我福建巡撫張學聖信降臣黄澍之謀偵成功遠出檄總兵馬得功率師從五通掩渡水師鎮阮引不戰而遁芝莞聞報席捲珍寶乘城下船學聖督大隊繼至適潮大漲登五通山望波濤萬傾島嶼孤懸愕然曰此絕地也設有緩急焉能飛渡即日引還得功方領騎馳騁鬬後軍已退不敢坐鎮芝莞奪港而遁鴻逵部

將楊枒𥿄吳渤已至截諸港渤戰死施耶復率陳綿鄭文星從厦門港登岸促之得功嘗爲鴻逵標下守備故相識也計窮乃冒死駕小船見鴻逵說之曰得功奉令過島未嘗擾一草一木今無舟可渡必死但恐得功死此島人民萬不能全耳公兄在京眷口在安平乞熟思之鴻逵乃縱之去初閩中亡大學士曾櫻避居厦門城將陷家人促之登舟櫻曰此一塊清淨土吾死所也於是月晦日自縊死其門人陳泰阮文錫謀收遺骸泰痛哭曰有吾在無庸子出而不返則老父倚閭而望吾孤身死則死耳子効力於親吾効力於師不亦可乎泰乃匍匐負櫻屍走三十里付其家人殯之歸不食三日卒文錫後爲僧名超全論者

比之鄭所南謝皋羽焉攷日本夕陽寮存稿

孫可望遣兵至南甯殺明大學士嚴起恒尚書楊鼎和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乃封可望爲秦王

可望怒起恒等之阻秦封也聞王在南甯遣其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兵五千迎扈直上赴恒舟怒目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等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賞有隆恩若專問此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江中遂殺堯珍霖載述追殺鼎和於崑崙關鼎和堯珍以阻議故而霖與載述則曾劾主秦封者也起恒屍流三十里泊沙渚間突有虎負之登崖守視不去九儀等驚悸衆目乃禮而葬之山麓至今人稱虎墳云

徐鼒曰起恒之忠格猛獸而不能化盜臣可慨也然使早從堵胤錫之言何至長賊氣而損國威若是謀國者貴識時哉

孫可望殺明東閣大學士楊畏知

畏知入朝見賀九儀等凶悖痛哭自劾因留爲東閣大學士可望怒遣使召之王欲執其使畏知曰臣聞猛獸當人則止若得臣而止其逆臣爲避之王揮涕爲別手賜金章鐫忠貞直諒四字畏知泣謝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願陛下廓清天地正位二京臣即瞑目至貴陽繫獄士民數萬哭請乃出畏知黑神廟調疾先是原河南道御史任僎諂附可望議尊爲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可望生

男乞恩如生皇太子例原楊州副使龔彝亦希可望旨啓陳十事欲租外增賦賦內編馬畏知憤甚輒抵掌詆罵二人亟搆之可望呼畏知詰曰遣汝作何事反作宰相耶畏知曰爲大明宰相而死不愈於從亂賊而生乎可望令杖之畏知除頭上冠擲可望曰誰敢辱大臣有死而已乃被害楚雄人以其有守城功立祠以祀焉

三月我

大清兵取明高州提督李明忠之師潰於峽口

王師追至電白明忠遁遂克高州道臣郭光祖與人龍知縣文振義副將王邦友俱降

明永州諸生鄧光遠被執不屈死攷日行在陽秋載爲是歲事而月日不可攷姑以事次

夏四月丁未朔明朱成功復取厦門

成功聞厦門有警旋師抵厦門而馬得功已去五日矣成功大悔恨移師屯金門之白沙親歷各要口以鄭擎柱爲知州築礮臺撥勁旅守之丙辰大會文武議厦門功罪賞施郎銀二百兩陳繻鄭斌文星各百兩厚鄭吳渤家杖阮引何德各五十鄭芝莞以失機論罪當斬芝莞亡欲辯而成功已冠帶出隆武帝所賜尚方劍斬之縣首示衆有木落鐵面無私爾勳臣鎮將各宜努力之語衆軍股栗兵勢復振成功恨鴻逵之縱得功也飭鎮將不許赴鴻逵衙謁而

鴻逵見成功疏行其法亦將所部付之謝權歸隱樂業白沙埔亭沼藝化木笙歌自娛後爲我將王進功所攻成功移之居金門以老方芝莞擁資棄城成功妻董氏抱神主出舵工林禮負之登老莞舟芝莞遁曰此戰艦也非夫人所居再三促之董氏堅坐不動積藏得無恙軍餉獲充董氏素無寵以是見禮於成功焉

甲寅明兵部右侍郎傅鼎銓招兵廣信被執

程鄉之敗諸鎮皆散惟平西伯張自盛走保閩界有衆數萬鼎銓入其軍約廣信威武侯曹大鎬連兵庚寅冬自盛掠邵武兵敗執俘瀘溪山中鼎銓走廣信四月八日俗稱浴佛日也山民作浴佛會鼎銓與焉爲守將所執諭降不

從令作書招揭重熙亦不從在獄閱月巾服賦詩朝夕不輟或欲爲薙髮曰留此與頭俱去也攷曰詩云浴佛傳名日孤臣殉節時賴翀鬭彩鳳護靈麒斷頸玉甯碎剖心山不移爭傳巾履昭取漢威儀見行朝錄

戊午明太后王氏殂於田州攷曰行朝錄云慈甯皇太后馬氏崩於田州誤也

五月葬南甯上尊諡曰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

明朱成功部將施琅降於我

大清

琅本名郎投誠後改今名郎之事成功也年最少風宇魁梧號知兵凡樓櫓旗幟伍陣相離之法皆郎啓之然頗恃才而倨有標兵曾德犯法當死匿成功所郎偵擒之成功馳令勿殺郎曰法者非琅敢私藩主何可自徇其法乎促

斬之持令者歸而搆焉成功怒收郎並其父大宣弟顯貴命林智山之副將吳芳守之郎謂顯貴曰兄弟豈可俱斃弟速爲計顯貴曰兄雄畧勝弟十倍且無子速行勿多語瑕起佯苦笑語芳曰吾以藩主欲殺我乃別有事耶取酒與芳歡飲曰佯我發於往見當事芳見郎舉動雀躍又以父與弟在船信焉令三人隨之至草仔寮郎出鐵椎椎死三人而走匿會厝寮石洞中飢且死適佃兵鋤園老叟見五花豹隱臥大怖顧之傈然施郎也則大驚郎告之故佃兵餉以魚食魚羹然已憊甚肌革慘慄時成功購之急曰此子不來必貽吾患令島中舍匿者族郎夜叩其部將蘇茂門激之曰聞藩主購我千金高爵賢弟與我厚故以贈

也茂曰茂豈貴公以求榮者乎敕門者秘之居二日跡至茂家乃伏郎臥內令妻隅坐以衣覆之夜以小舟載郎渡五通去而㢑豪請罪於軍門成功赦茂而授以郎職久之郎改名降於我

天清黃梧薦之總督李率泰題授副將後為水師提督卒平鄭氏取臺灣焉

臣鼒曰特書何為平臺灣張本也覽施琅歸

國之事蓋與伍大夫相伴荆平昏庸無責焉耳成功傑士胡亦以淫刑失國士乎蓋天將為

聖主驅除之資彼成功者顛倒於其中而莫自主也

五月孫可望疏請明桂王移蹕雲南

王亟召廷臣集議閣臣吳貞毓御史王光廷徐極等勸幸
欽州依元胄閣臣朱天麟力請幸滇言元胄屢敗之餘衆
不滿千棲依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川險阻雄師百
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亟宜移蹕以堅可望推戴之心慰
中外臣民之望貞毓等力持不可遂寢其議

明命大學士朱天麟經畧左右兩江

天麟幸滇之議既不用乃奉命經畧左右兩江土司以爲
勤王之助

明命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記注官

詔曰頃以大行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喪發厥之中不遑
視事今備服除當與大臣商决政事即傳工部修中極殿

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徐齋曰特書何譏也梁元帝之談老子陸秀夫之進講義

畸正雖殊迂疏則一高瓊折楊億曰敵騎充斥公能賦一

詩以退敵邪每思之輒失笑也

明朱成功與我

天清兵戰於漳浦之南溪

成功憤厦門金穴之覆率中提督甘煇左先鋒鎮蘇茂中

衝鎮藍登宣毅左鎮杜煇援勦後鎮陳魁左衝鎮郭義右

衝鎮蔡祿後衝鎮林明前衝鎮統領余新奇兵鎮楊祖督

武鎮藍衍等從南溪登岸我漳州總兵王邦俊列陣於礆

嵛以待杜煇藍登奮勇爭先矢將盡少怯余新楊祖蔡祿

陳魁左右夾擊之邦俊遂潰閉城不出

明兵部尚書總督江西軍務揭重熙會師貴溪之百丈磜兵潰被執

張自盛既敗死重熙乃走依曹大鎬至百丈磜適大鎬遁軍釣山惟空營在泉乃就營炊食游騎偵得猝招大軍圍之射重熙中項大呼曰我揭閣部也擁去至崇安邑令勸之降叱曰小子亦讀書不識綱常名教邪抵建甯兵備道某者與有舊出迎之俯揖不敢仰視重熙瞪目詈之遂下獄大鎬兵敗入閩亦被執於岑陽關械至南昌殺之

明星子生員吳江兵潰前督師余應桂死之

應桂既敗於落星湖復傾貲募衆闖吳江兵潰往援之我

得帥楊捷以步騎奄至城下應桂與子諸生顯臨同被執見殺江星子諸生也戊子起兵應南昌

王師克九江江返南康謀據湖結壘開先寺已敗走都昌得舊鎮將張士彥之標將黃才兵二百人部勒之將復舉才陰款於我執江以獻論死

臣鼒曰金王之亂託名恢復故國一時耆宿如揭重熙傅鼎銓余應桂之徒褰裳相從冀得一當金王死其黨張自盛洪國玉曹大鎬李安民收殘卒入山出沒邵武廣信間與揭傅諸公相應和所謂四大營之亂也顧攻取無策摽掠爲生不二年閒敗亡略盡而玉石雜糅亦有節俠讀李世熊所著畫網巾先生傳而知有明二百年之士氣蓋不

與鍾鑛同銷滅也夫

秋七月我

大清兵分道取舟山

張天祿出崇明馬進寶出台州海門陳錦總督全師出定
海監國會諸將議堵禦之策阮進獨當蛟關張名振督總
兵張晉爵葉有成馬龍英毅將軍阮美阮驥遏南師張煌
言阮駿率總兵顧忠羅蘊章鮑國祥阮驊鄭麟都督僉事
李英傑斷北洋都督僉事任麟爲監督留定西中軍金允
彥巡城主事邱元吉安洋將軍劉世勳中鎮馬泰三標督
守城

我

大清兵克台州明魯王督餉御史沈履祥死之

履祥號復菴慈谿人崇禎丁丑進士知侯官縣謫繁臣[illegible]南都立上治安貢成二疏頗見採納魯王監國授御史督餉台州時

王師攻舟山道出台州城陷走山中被獲不屈殺於野家人求其屍得首於桑園得身於積屍中以有服帶可據遂合而殮之以葬焉

明張名振奉監國魯王攻吳淞

名振以蛟關天險又海上諸軍熟於風信敵必不能猝渡乃留阮進守橫水洋大學士張肯堂以兵六千守舟山自率兵奉監國搗吳淞以牽制之或謂曰物議請公藉此避

敵名振曰吾母妻子弟皆在城中吾豈有他心哉遂發既而舟山不守大學士沈宸荃每咎其恃險輕出以致敗後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故時有疑名振沉之以弭謗者

徐鼒曰全祖望云論者謂定西挾監國以逃而特覆沈公以弭謗是時一門眷屬盡在危城脅挾王以逃則必無是理鼒嘗讀汪光復航海遺聞而知名振奉監國航海之行不可以成敗論也方舟山戒嚴監國攜世子欲令居名振謙曰臣母耄年不敢輕去恐奪將士心主上督率六師躬擐甲冑是爲有辭世子豈可遠去將爲民望邪夫人情莫不樂生惡死監國既有登舟之行不可以援而止之而

止而君臣死守孤城勢將坐困不得已而出擣吳淞既不逆監國遠避之旨且批亢擣虛形格勢禁於彼此犄角之謀亦較得名振所云躬擐甲胄是爲有餘者蓋亦死中求生之策也彼耳食者何知哉

八月乙巳朔明兵部右侍郎傅鼎銓猶在南昌獄諭降不屈死之

是日得處決旨衆爲涕泣鼎銓揚揚如平時聞吹角聲曰可以行矣語左右曰我不畏死不可縛徐行至順化門南向再拜行刑者請跪叱曰自被擒來爲誰屈膝者今日欲我跪邪坐橋上手整領衣就刃行刑者手顫墮淚初鼎銓以北都之亡污賊命爲鄉人所鄙嘗欲求一死所以自湔

先置木主書死年而空其月日死後搜訪得之

丙辰明兵部右侍郎王翊招兵奉化被執不屈死之

七月翊聞

王師三道下舟山乃復入山集散亡為援而諸將死亡殆盡方

皇故棄二十四日夜有大星墜地野鳥驚噪父老憂之詰

朝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為團練兵所執部下參軍蔣

士銓從之過奉化題絕命詩每日東幘掠鬢謂守者曰使

汝曹見此漢宮威儀也八月十三日我羣帥畢集於定海

總督陳錦訊之翊坐地抗聲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

又何知羣帥憤其積年倔強聚射之中肩中頰洞脅者三

如貫植木不少動斧其首始仆時年三十有六從翊者二

僕一日石必正一日明知不肯跪掠之則怒叱而向翊逼殺之梟翊首於甯波之西門故按察副使陸宇爀亦鄞縣六狂生之一也與錢肅樂故部將江漢翊部下毛明山以計竊其首歸藏之密室每寒食重九招同志祭之賦詩慟哭雖家人莫知其爲誰祭也越十二年爲康熙癸卯宇爀以海上事牽連入獄有司籍其家旣去其女屏當遺棄於櫃中得一錦函啓之則赫然人頭也宇爀之弟宇爆哭之曰此王侍郎頭而得不爲有司所錄天也乘簡爲身殮之宇爀出獄不及家而死翊死遺一女年十三許嫁黃宗羲子以倒沒入爲貴家參領某婢其爲忠臣女撫之如所生有劉升者求之女不可參領難之女夾出所佩劍自刎死參

領大纛以劍殉葬焉

丙寅明魯蕩湖伯阮進與我

天清兵戰於定海之螺頭門敗績與岐陽王裔孫李錫祚皆死之

王師試舟海口阮進邀擊之以三舟突陣奪樓船一戰艦十艘十一人而縱之還丙寅大霧咫尺不相睹頃之

王師悉抵螺頭門（攷日自蛟門來名定關）守陣者方覺適進自海門還遇之横水洋以火毬擲我舟風反師熠進面爛焉錫祚往救之被創力竭同投水死（攷日和碩謝進投水死而汪光復航海遺聞云進隨水被擒我督命昇進招撫守城將士不從攻之不下被殺傷以二千計侗進未嘗死者存之俟攷）

九月丙子舟山星隕如雨是日城陷明魯元妃張氏及大學

王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吏部侍郎朱
永佑等皆死之定西侯張名振遂奉監國舒下航於海
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統精兵五百義勇數千
與、
王師背城戰殺傷過當名揚名振弟也九月初一日乙亥中軍
金允彥主事邱元吉以城中火藥盡跳城降城中磔其子
而呼名振還救
王師知救兵到攻益急夜半星隕如雨遠近大駭午刻諸軍力
不支城陷時名振會師火燒門外離城六十里候潮長進
發突見城中烟焰蔽天知不可救乃解維去尋聞母范氏
妻馬氏弟名揚偕其幼弟及妾闔門舉火自焚死慟哭曰

臣誤國誤家死不足贖奮身欲投海監國與諸將救之乃
止乃復扈監國航海明年春次於鷺門事詳後元妃張氏
者鄞人初以丙戌春入宮次會稽張妃下江上之潰總兵
張國柱劫宮嬪於海妃在副舟舟中獲免伏荒島數日飄泊
至舟山而監國已入閩張肯堂遣官護之達長垣監國冊
爲元妃嘗言會稽張妃父國俊事妃嘆曰是何國家是何
勲戚而尚爾爾乎凡親族之至者悉遣之劉世勲之出職
也議分兵送宮眷出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鶚灘鯨
背之間懼爲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城
陷整簪服北向拜投井死義陽王妃杜氏宮娥張氏並從
之錦衣指揮王朝相內臣劉朝昇巨石填井即其側自焚

張肯堂嘗於邸中築雪交亭亭一梅一梨花開則兩頭相接嘆謂部將都督汝應元門生禮部主事蘇兆人曰此吾止水也兆人曰公死兆人必不獨生又撫孫茂滋顧應元曰下官一綫之託其在君乎應元曰諾於是驀然去披緇普陀寺為僧而兆人始終相從城陷之先一夕吳鍾巒至相與作永訣詞攷曰肯堂詞云虛名廿載誤庠窗晚節空餘學圃閒難賦歸來如埼節聊收正氣積方山君恩未報夜長恨臣道無虧在克襲寄語千秋青史筆莫將二字貶輕剛後制府以二十金購此手蹟一老兵得之以獻賞之不受曰我志在表揚忠義豈為金耶附志之因謂家屬曰毋為人辱比晨集雪交亭嬪玉南向坐視其四妾方氏周氏姜氏畢氏及家婦沈氏即茂滋母女孫茂漪先後就縊投井死諸婢僕婦之從死者復十九人呼茂滋曰汝可不死甫自引縊

家人報蘇儀部絙應下攷曰兆人絕命詞曰保愛嚴臣節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許義重一身輕又黃毓祺之死舟山傳其獄中詩自肯堂鍾摯以下皆和之兆人有句云不改衣冠可為士談移頭面卽成魔之句謝錄之涵呼酒往酹之曰君少待我遂復入寢以卒中軍
將林志燦林桂挾茂滋行甫出門而亂兵集茂滋脫去而
志燦往與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彭敫皆格鬬死明日應
元自普陀奔入城請於大帥瘞之普陀之茅山後茂滋卒
應元築墓旁以終鍾谿初見朝政盡歸武臣嘆曰當此
之時惟見危投命是天下第一等事避世深山亦天下第
一等事都御史黃宗羲嘗招之居四明山答以書曰故人
有母因應言歸老生從于所在待殺而已遂退居普陀剛
舟山師潰乃慷慨謂人曰昔吾師高忠憲公攷曰謂高攀龍吾弟

子李仲達攷曰謂李應昇死璫禍吾友馬君常攷曰謂馬世奇死國難吾

皆爲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攷曰謂錢肅樂從亡死吾子祉之俱

義死吾亦爲詩哭之今老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卽

一旦疾病死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渡海入城

與肯堂訣曰吾於前途待公至文廟右廡奉先師神位舉

火自焚死攷曰鍾譜絕命詞有云只因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之句李向中既晉

尙書見悍帥迭起事不可爲嘆曰此所謂是何天子是何

節度使者也閒左右絕粒幾日可死曰七日曰何緩也城

陷嘆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最不死希得當以報耳今不

如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召之不至捕之

則衰絰入見我大帥問曰召君不來捕斯來何也曰召則

恐論降捕則僅就戮耳朔武而出乃就戮朱永祚時病不能起被執令薙髮曰我髮可薙何待今日斫其胷死僕負屍出城血涔涔不止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邪血應聲止同時殉難者多於南北兩都論者謂

王師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州山而三文臣可紀者通政使會稽鄭遵儉兵科給事中鄞縣董志甯六狂生之一也定西監軍御史餘姚梁隆吉俱全家自殺吏部主事廬建林瑛與妻陳氏分梁自縊死楊鼎臣投井死戶部主事蘇州江用楫禮部主事會稽董元兵部郎中江陰朱養時主事福建朱萬年長洲顧珍臨山衛李問國（次日航浙道闓作楊開國）工部主事長洲顧宗堯（次日一作中堯）所正鄞縣貳仲明中書舍

人山陰劉玢陳所學攷曰杭海遺闕又有江中氾顧行翁健三人而南遷稗史摭遺則云陳所學字顏行亦無江中氾翁健名是否顧行爲陳所學字非另一人存之俟攷副使馬世昌或全家投井死或全家自焚死太醫院副使章有期率御醫章廣等自焚死武臣則自安洋將軍劉世勲以下錦衣衛李向榮總兵馬泰副將單登雲杜芳夏霖解龍朱起光沈雲曹維周韓紹琦夏時霖張聖治薛三冑任則治章自齡等率兵民巷戰死諸生則張名甲定西侯名振之兄也順天顧明楫名振之幕賓也名甲奉祖先木主自焚死明楫衣巾入太廟題詩壁上攷曰詩有愁魂應傍孝陵歸之句扼吭死又有福建林世英亦諸生也馬星圖貢圖名振妻馬氏之姪也此外則湮沒無可考焉曾世子被獲或曰有義士申殺者潛挾

以去然亦莫知所終云

明陳邦傅誘殺宣國公焦璉率潯州總兵李時方有聲副總兵鄧景監軍道楊兆文知府何介中等以叛降於我

大清

慶國公陳邦傅與其子文水伯陳曾禹遣使至梧州通於孔有德璉不知也邦傅與璉爲兒女姻誘之來而說降璉不屈自刎死邦傅乃率潯州文武降有甯端伯朱文憲者亦爲邦傅所脅繳印降尋悔恨死

臣鼒曰書誘殺書率何誅首惡也

陳邦傅以我

大清兵取平樂明左軍都督朱閔如死之

閔如臨桂人官左軍都督掛鎭西將軍印撥城堅守城陷

南望再拜先殺妻子自刎死

陳邦傅以我

大清兵取清遠衞明指揮白常燦死之

常燦本衞人邦傅以兵至常燦不知其叛也迎之旣知則

大怒唾其面罵不絕遂死於亂刃下

壬寅明桂王自南甯出奔

初王欲移蹕羣臣以兩江瘴癘秋甚於夏請俟霜降後會

潯州報至遂倉卒登舟

明朱成功復攻漳浦

我鎭將王邦俊赴援爲成功部將甘煇所敗追至馬口始

退

冬十月辛亥明桂王次新甯

明冊尊生母馬氏爲太后

上徽號曰昭聖仁壽皇太后

明立子慈烜爲太子

劉文秀取嘉定明總督李乾德死之

初王自奇至川南袁韜武大定拒之聞文秀至撤兵退戰六戰六勝有輕敵心俄而文秀以大兵壓其前自奇泝流擊其尾大敗韜就擒遂降乾德以其父明舉死於西充之難也語其弟升德曰吾不可以再辱闔家赴水死而蜀人惡其殺楊展曰賊入川實彼召之雖死無稱之者

明于大海降於我

大清

劉文秀既取嘉定順流東下而前破遵義時所遣別將盧名臣者入涪州李占春逆戰於羣豬寺口而敗大海在忠州聞之知不支遂放舟出夔門入楚降於

王師諸將盡散無敢應敵者譚宏譚詣譚文皆降於文秀

我

大清兵取眉州明向成功死之

成功以衆五千據石佛機

王師破其柵成功中流矢卒

十一月丙子明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軍務揭

重熙猶在建甯獄諭降不屈死之攷曰三藩紀事本末以爲初三日事

重熙在獄門人舉人陳士道貢生朱國龍隨之賦詩慷慨日將衣冠拜呼高皇帝祈死同斬於市僕人戴貴戚風亦殉之臨刑雙瞳如生重熙好談兵知調度而所部多紈袴子弟事剽掠張自盛一軍尤暴橫淹毒村落者幾二年皆時固多怨也及其殺而無不哀之

徐鼒曰方曾留守之以揭傳並薦也隆武帝以傳污賊命故抑之而揭每事與傳偕同入閩同入贛同入山傳能改過揭能知人其交誼有古風焉夫吳起何以見絶於子輿匡章何以禮貌於孟子蓋觀過可術取友必端故鮑金湖事也而割席不爲褊執固刑餘也而納交不爲濫

明李元胤疏請桂王駐防城不許

明朱成功與我

大清兵戰於小盈嶺

我提督楊名高闘王邦俊馬口之敗統與泉諸營進勦時天氣嚴寒名高謂諸將曰海賊赤腳可乘冰凜擊之麾兵進至小盈嶺勝負未分忽成功營連發三礮崩左右伏兵齊起名高隊大亂死者甚多遂退駐泉州

十二月甲辰朔我

大清兵取明賓州

庚戌我

大清兵取南甯明趙印選胡一青敗走攷日紀畧云庚午破南甯按庚午是二十七日

於時事不合行朝錄以爲初七日孫可望遣兵迎桂王入雲南事當得實也則庚午乃庚戌之譌

報至馬吉翔請王速行乃由水道走土司抵瀾滄二將報王師適近止百里上下失色從官多散去乃更焚舟登陸已次羅江追騎相距纔一舍會日晡引去乃由安平下雷歸順一路進發諸蠻供糧餉並從官夫役時可望既受秦封乃遣其將狄三品陳國能高文貴率兵三千迎衞

明故少傅朱國楨之孫某起兵湖州之南潯鎮與大清兵戰於白龍橋敗績死之

朱某者失其名烏程朱國楨之孫也攷日明史有傳起兵南潯有衆數千出沒吳淞泖澱間與

王師轉戰白龍橋札被執語不屈我大帥斷其喉文人某潛挹屍以楮封喉殮之妻某氏一慟而絕既蘇日夜哭竟斷股死攷日本繹史引鄭元慶湖錄

明朱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於日本國

成功乘勝進攻漳浦守將楊世德陳堯策出降授世德英兵鎮堯策護衛前鎮英義將軍阮駿自舟山來歸我海澄守將郝文興亦遣人通款成功以人多餉乏爲憂參軍馮澄世曰方今富足莫如日本前翁太夫人來歸國王意甚厚若以甥禮通之借彼地產以足吾用然後下販呂宋暹羅交阯諸國源源不絕則糧餉足而進取易矣成功然之既獲日本鉛銅之助又以黃愷爲徵餉官督徵泉漳福興

沿海重鐫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十七

鎮甯宋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冲鶚
福州謝庭甫宗善　參校
同里受業汪達利